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張文祥刺馬案 第三十六回 鄭青天借宿拒奔女 甘瘤子挾怨煽淫僧

話說那時曾國藩奏事，清廷無不照准。沒幾日，就欽命鄭敦謹到南京幫審。聖旨下來，倒把個鄭敦謹嚇了一跳。因他並不知道張文祥是何如人，更猜不出何以滿朝大小官員，何止千數，獨獨的看中了他，指名要他來審問，方肯吐實。行刺總督的兇犯非比尋常，萬一弄出些嫌疑到身上來，豈不糟了？饒他鄭敦謹平日為人極清廉正直，遇到這般意外的事，心裡也就不免有些著慮。誠惶誠恐的奉了聖旨，只帶了一個女婿到南京來。他與曾國藩原是同鄉有交情的，以為幫同曾國藩審理這案，自己處心無愧，是不愁有嫌疑弄到身上的。到南京這日，就與曾國藩同坐大堂，提出張文祥來審問。曾國藩道：「你要刑部尚書鄭青天來方說實話。於今鄭青天已奉了聖旨來幫審，你這下子還不實說麼？」張文祥聽了，即抬頭看了鄭敦謹一眼，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有鄭青天來了，我也不說。只能由鄭青天一個人問我，並且用不著坐堂，不將我兇犯跪著，我才肯說。」曾國藩為要問出張文祥實在的口供，只得一一依允。當即退了堂，請鄭敦謹單獨坐花廳審問。鄭敦謹在大堂上見了張文祥的面，心裡方明白指名要他來審問的理由。原來在□年前，鄭敦謹曾有一次步行到瀏陽去掃墓。不料，在半路上遇了大雨。隨身不曾帶得雨具，附近又沒有飯店，只得一個紳士人家去暫避。誰知那雨卻落個不休，看看天色已晚，不能不在這人家借宿。只是這家的男主人，因到長沙省城裡去了，不曾回來。女主人是一個二□來歲的少婦，真是生得芙蓉如面柳如眉，秋水為神玉為骨。鄭敦謹這時的年齡，也還只有三□多歲，儀表也生得俊偉異常。這紳士人家的下人，見了鄭敦謹的容儀舉動，知道不是平常過路的人，當即報告了女主人。誰知這女主人一見鄭敦謹，就動了愛慕的心思。只因有當差的和老媽子在旁邊，不能對鄭敦謹有所表示。鄭敦謹是個誠篤君子，那裡看得出這女主人動了愛慕他的念頭呢？湊巧大雨下個不止，這女主人正合了她的願，慇懃留鄭敦謹歇宿。鄭敦謹受了這女主人的優遇，心裡還說不盡的感激。女主人因存了挑逗鄭敦謹的心思，一一盤問鄭敦謹的身世，而鄭敦謹因為感激女主人賢德，存心將來要幫助她的丈夫，以報這番優待的好意，也一一盤問她丈夫的為人行事。這女主人卻誤會了鄭敦謹的用意，以為和她自己是一般心理。她家的客房，原與上房相隔很遠的，女主人既對鄭敦謹動了邪念，這夜留鄭敦謹歇宿，便特地打掃了一個與上房鄰接的房屋，親送鄭敦謹就寢，鄭敦謹毫不注意的睡了。正睡得酣酣的時候，忽覺得有人用胳膊輕推了幾下。忙睜眼看時，房裡的燈光，照澈得滿房透亮，只見女主人濃妝豔抹的立在床前，兩隻俊俏眼睛，如喝醉了酒的人一樣，水汪汪的向人臉上望著，一手支著床柱，一手搭在他胳膊上，繼續著輕推了一下，發出又嬌又脆的聲音，說道：「怎麼這般難醒？獨自一人冷清清的，也睡得著嗎？」鄭敦謹一見情形，登時嚇得翻身坐了起來，避開女主人的手，說道：「這時候，來推醒我做什麼？無禮的事做不得，請快出去罷。」女主人想不到鄭敦謹會這們拒絕，已到了這一步，那裡還顧得到廉恥上去。一點兒不躊躇，就伸手趕過去拉了鄭敦謹的手，說道：「你是個男子漢，怎的這們拘板？這時候外面的人都睡盡了，這裡面除了你我，一個人也沒有，你還怕什麼？」鄭敦謹連忙摔開手，從床頭跳下地來，說道：「我鄭敦謹豈肯幹這種無禮的事。我看你家裡的氣派情形，可知你丈夫也是一個有體面的人。他於今有事到長沙去了，將家事托付給你，你就忍心背著他，和我這個過路不相識的人，幹無恥的勾當嗎？快回房罷，不要惹得我大聲叫喚起來，丟了你丈夫的顏面。」凡人的獸欲衝動，只在一時。慾火一退，廉恥的念頭就跟著發生了。女主人一腔慾火，鄭敦謹這幾句話說得如湯潑雪，立時羞得低下頭去，悔恨交集，原是伶牙俐齒會說話的，一下子一句話也說不出了。連腳都象釘住了的，也不知道走了。鄭敦謹看了她這難為情的樣子，便又說道：「請回房去。」女主人似乎被這句話提醒了，提腳往外就走。走到房門口，又停步回身向鄭敦謹道：「我一時該死，做出這種下賤事來。幸遇先生是至誠君子。我於今有一句話，要求先生可憐我。我今夜這番下賤的行為，要求先生不對人說。」鄭敦謹正色說道：「請放心，你就不求我，我也決不至對人說。你不相信，我可以當天發個誓你聽。」女主人不待鄭敦謹說下去，卻雙膝跪地，對鄭敦謹叩了一個頭，立起身，一言不發的回房去了。鄭敦謹看女人面上，已流了許多眼淚，不由得獨自就床沿坐下，歎息人欲之險。

剛待起身仍將房門關好，再上床睡覺。猛不防劈面走進一個壯士來，嚇得鄭敦謹倒退了兩步。看這壯士包巾草履，身穿仄袖紮褲腳的青布短衣靠，雙手空空的，並未攜帶兵器，只腰間斜插了一把尺多長的短刀。那種英武的氣概，真是逼人。但臉色很和悅的跨進門來，鄭敦謹料知不像這家的僕役，正要開口問他是那裡來的、到此何干的話。那壯士已雙手抱拳，說道：「難得，難得！真是至誠君子，小子欽佩的了不得。顧不得冒昧，要來請教姓名。」鄭敦謹聽尊壯士說話，帶著些四川口音，便隨口答道：「我是長沙鄭敦謹。請問你是那裡來的？半夜到這裡來幹什麼？」那壯士笑道：「我是過路的人，到此因短少了盤纏，特地到這富豪家裡來借盤纏。合該他家不退財，有先生這樣至誠君子在此借宿，我又怎敢在至誠君子面前無禮呢？沒奈何只換一家去借了。」說畢，又抱拳向鄭敦謹拱了一拱，轉身就往外走。鄭敦謹還待問他的姓名，無奈他身法矯捷非常，一霎眼就出房去了。鄭敦謹趕到房門口看時，此時雖已兩過天明，院中有很明亮的星月之光，但是看不出那壯士走那方去的。看官們看到這裡，大概不待在下說明，已都知道那壯士便是頂天立地的張文祥了。張文祥自這次見過鄭敦謹之後，心裡□二分的欽佩。到長沙一打聽，方知道鄭敦謹是個刑部尚書，二□多年前曾做過好幾任府縣官，到處清廉正直，勤政愛民，各府各縣的百姓，都呼他為鄭青天。就是長沙一府的人，說鄭敦謹三字，或者還有不知道的人。一提起鄭青天，確是婦孺皆知的。不過張文祥可以打聽鄭敦謹的履歷，而鄭敦謹卻無從知道這夜所遇的是張文祥。所以直到這番和曾國藩同坐在大堂上，提出張文祥來，才看出就是那夜所見借盤纏的人，只是不知道張文祥何以指名要他來審問才肯吐實的理由，心中總有些著慮，恐怕張文祥說出在瀏陽會過他的話來。

退堂之後，只帶了兩個隨身僕役，很不安的坐在花廳上，吩咐提張文祥上來。張文祥雖是個重要的兇犯，然因是他自己束手待擒的，衙門中人都稱贊他是個好漢，一點兒沒有難為他的舉動。他身上的衣服，只脫去了一件紗套，還穿著團花紗袍也沒上腳鐐手銬，只用一條尋常的鐵鏈，鎖住手腕，只不過是形式上表示他是一個犯人而已。由一個差頭將他牽到花廳裡來，鄭敦謹指著下邊的椅子，叫他就坐。他也不客氣坐了下來，說道：「大人要犯民照實吐供，請先把左右的人遣退。犯民若存心逃走，隨時都可以逃走，不待今日，並且也不是幾個尋常當差的人所能阻擋得住的。這位大哥，也請去外邊等著。」說時，回頭望著牽他進來的差頭。差頭自不敢作主退出去。鄭敦謹知道張文祥是個義士，決不至在這時候乘機逃走。便向隨身僕役和差人揮手道：「你們暫去外邊伺候。」三人即應是，退出去了。

張文祥見三人已離開了花廳，才對鄭敦謹說道：「犯民在未招供以前，得先要求大人答應一句話。大人答應了犯民才敢實說。不然，還是寧死不能說出來。」鄭敦謹道：「你且說出來，可以應允你的自然應允。」張文祥道：「犯民在這裡對大人所招的供，大人能一字不遺的奏明皇上，犯民自是感激深厚之恩，若因有妨礙不能據實奏明，就得求大人將犯人所供的完全隱匿，一字不給外人知道。聽憑大人如何復旨，犯民橫豎早已準備一死了。」鄭敦謹見張文祥說得這般慎重，料知必有許多隱痛的事，全不遲疑的答道：「你盡情實說了便了。無論如何，決不給外人知道。」張文祥道：「大人雖親口應允了，只是犯民斗膽求大人當天發一個誓，才敢盡情實說。」鄭敦謹待說明用不著發誓的話，忽然想起那女主人要求不對外人說時的情景來，不由得暗自思量道：「我為求一個淫奔之女見信，尚可以當天發誓，於今對這們一個勇烈漢子，有何不可發誓呢？並且他既求我發誓，也無以使他相信我不至告人。」當下遂發了一個嚴守秘密的誓。張文祥聽了，立起身來，恭恭敬敬的向空叩了個頭，說道：「大哥在天之靈聽者：我於今已替你報仇了！你我的事情，今日實不能不說了，你休怪我不替你隱瞞啊。」說罷起身，重行就坐了，才一五一□的從在四川當鹽梟時起，直到刺倒馬心儀止，實實在在供了一遍，只沒提紅蓮寺的話。供完了，並說道：「馬心儀若不是臨死遺囑，將柳氏妹妹及施星標夫婦處死滅口，有四個活口作證，犯民早已照實招供出來了。今馬心儀既做得這般乾淨，犯民就照實供出來，常言官官相衛，誰肯將實情直奏朝廷呢？既不能直奏朝廷，與其將真情傳播出去，徒然使我鄭大哥蒙不美之名，毋寧不說的為是。所以犯民得

先事求大人除直奏上去，永不告人。」鄭敦謹因地位的關係，不便如何說話，只得叫差頭仍將張文祥帶下去，自己和曾國藩商量。他竭力主張照實奏明，曾國藩那裡肯依呢？一手把持了不肯實奏。鄭敦謹也因這案子若據實奏上去，連曾國藩都得受重大的處分，自顧權勢遠在曾國藩之下，料知就竭力主張。也是無效的。然不據實出奏，就得捏造出一種事由復旨，又覺於心不安。思量了許久，除去就此稱病掛冠歸里，沒有兩全之道。主意已定，便從南京回到長沙鄉下隱居不問世事了。終鄭敦謹之世，不曾拿這案子向人提過半個字。幸虧當日出京的時候，帶了一個女婿同行。這位女婿乘張文祥招供的時分，悄悄的躲在那花廳屏風背後，聽了一個仔細。鄭敦謹去世之後，他才拿出來對人說說。在下就是間接從他口裡聽得來的。

這件案子敘述到這裡，卻要撇開它，再接敘那紅蓮寺的知圓和尚了。為寫那知圓和尚一個人的來歷。連帶寫了這□多回書。雖則是小說的章法稍嫌散漫，並累得看官們心焦，然在下這部義俠傳，委實和施耐庵寫《水滸傳》，曹雪芹寫《石頭記》的情形不同。《石頭記》的範圍只在榮、寧二府，《水滸傳》的範圍只在梁山泊，都是從一條總幹線寫下來。所以不至有拋荒正傳、久寫旁文的弊病。這部義俠傳卻是以義俠為範圍，凡是在下認為義俠的，都得為他寫傳。從頭至尾。表面上雖也似乎是連貫一氣的。但是那連貫的情節，只不過和一條穿多寶串的絲繩一樣罷了。這□幾回書中所寫的人物，雖間有不俠的，卻沒有不奇的，因此不能嫌累贅不寫出來。

於今再說知圓和尚自無垢圓寂之後，他一手掌管紅蓮寺的全權。無垢在日原傳給了他不少的法術，後來他又跟孫癩子學習些兒。孫癩子既去，知圓和尚便漸漸的不安本分了。不過他為人聰明機警，骨子裡越是不安本分，表面上越顯得一塵不染，眾善奉行，他那種行事機密的本領，實在了不得。不僅做得一般尋常人識不破，受了他些微好處的人還歌功頌德。就是孫癩子因與他也有師徒關係，時常到紅蓮寺來看他，尚且不知道他久已在地窟裡幹出了許多無法無天的事。聽得鄰近的人稱贊他的功德，反欣然獎飾他。若不是他惡貫滿盈，鬼使神差的把卜巡撫弄到寺裡來，或者再過若干年還不至於破案。前書第□一回中，寫他勸卜巡撫削髮不從，就叫兩個小和尚去提石灰布袋來，打算將卜巡撫悶斃。想不到小和尚會無端突然死了一個，只得親自去取。卻又忽然起了一陣旋風，將幾盞燈完全刮倒在地。他驚得只好念動真言，以為是鬼魅便沒有收伏不下的。念過真言以後，一伸手去提那布袋，就和生了根一樣，用盡氣力也提不下來。連忙放手捏指一算，不覺吃驚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，有陰人在暗中和我作對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兩腳在地上東踏一步，西點一腳，兩手也挽著印結，圓睜兩隻暴眼，口中不知念誦些什麼。甘聯珠一見情形，知道他要用雷火來燒了。自料抵敵不住，忙一手拉了陳繼志，匆匆逃出了地窟。知圓和尚白使了一陣雷火，見也不曾燒著什麼東西。他此時也想到甘聯珠用隱身法在暗中保護卜巡撫，心裡只疑惑是卜巡撫命不該絕，只好不取那石灰布袋了。仍回到那間大地室裡，對那些青年和尚說道：「這狗官既不肯聽我的話，立時剃度出家。留著他在這裡，使我心裡不快活。你們將他推出去，用那口鼻涕鐘把他罩起來。也不要理他，只活活地將他餓死悶死，看他有什麼神通能逃出窟外去？」

卜巡撫到了這一步，見軟求硬抗都不中用，惟有咬緊牙關，一言不發，聽憑一班惡僧擺佈。那些青年和尚的年齡雖小，力氣卻都不小，那們高大的一口鐘，只四個人用手一扛，就扛起離地好幾尺了。勒令卜巡撫蹲下，掩蓋得一絲不漏。卜巡撫初時還在鐘裡面大聲叫喚，外邊的和尚聽了，用鐵棒在鐘上敲了一下，罵道：「再敢叫喚，我們就拿柴來圍住燒死你。你想想，有誰到這地方來救你，叫喚給誰聽？」卜巡撫悶在鐘裡，聽那鐵棒敲在鐘上的聲音，竟比在耳根前響了一個巨雷還來得厲害，兩耳只震得汪汪的叫個不止。外邊的一切聲息，從此全不聽得了。知圓和尚以為，一個文弱書生，蓋在一口四邊不透風的鐘裡面，決不能經過多少時日不死。紅蓮寺從來沒有作惡的聲名在外，平日在寺中害死的人也不少了，一點風聲都不曾露出去，這回也不必不至敗露，因此毫不放在心上。表面上仍督率著滿寺的僧人做佛事，以掩飾外人的耳目。

中秋這日，陸小青因錯過了宿處，紅蓮寺借宿。知圓和尚雖提防著長沙有探訪卜巡撫下落的人來，然看陸小青不像是衙門中做公的人，並且年紀很輕。紅蓮寺原來不與尋常寺廟相同，在無垢當住持的時候，就允許從遠處來拜佛的人及過路的借宿，特地造了幾間客室。無垢的意思，以為寺裡越是有不可告人的隱事，越不能拒絕外邊的人來寺裡歇宿。那知客僧原來是一個大盜，知圓和尚因賞識他的武藝，就勸他出家，是知圓和尚最得力的一個幫手，這夜他因看見陸小青在鼻涕鐘旁邊徘徊，就疑心陸小青已發現鐘裡有人了。陸小青看見鬼魂的事，知客僧並不知道。當時知客僧既看見陸小青在那鐘旁邊站著，立時就到地窟裡報告知圓。知圓尚不在意的說道：「你只去宰了他便完事，估量那小子有什麼能為？」那曉得此時甘聯珠和陳繼志又已到紅蓮寺裡來了，在客室窗外看見知客僧舉錫刀要劈陸小青，連忙對準那舉刀的手腕射去一口梅花針。知客僧是個莽人，只知道中了人家的暗器，抬不起肩膀了。也無心細察這暗器是什麼，是從那裡發來的？及至率領幾個同黨，翻身殺到客室來，見陸小青已沒有了。地下散了許多碎瓦，屋上鐵懸皮都被衝成一個大窟窿，才疑惑來的不僅陸小青一人，急急將情形報明知圓和尚。知圓也不免有些驚慌起來，即時打發一般沒有能耐的黨羽，趁夜逃往別處去。自己帶了幾個有本領的，仍在寺裡守著，非到禍事臨頭不走。

半夜容易過去。次日，知圓正和手下幾個和尚商量，要把那鐘揭開來，將卜巡撫的屍掩埋了滅跡，忽見常德慶支著拐杖，一顛一跛的走進寺來，埋怨知圓道：「你這禿驢的膽量忒大了些，怎的敢惹出這們大的是非來？你知道於今就是你自己崑崙派來的人，到這裡來和你作對麼？你還不趕緊逃命，定要坐在這裡等死呢？」知圓平日雖是認識甘瘤子、常德慶等崑崙派的人，然只因派別不同的關係，彼此都不大來往，就是常德慶亦不知道知圓在紅蓮寺如此作惡。這回是甘瘤子有意要趁這機會，將崑崙派的人拉到崑崙派來，以報呂宣良拉桂武到崑崙派去的夙怨。所以特打發常德慶到紅蓮寺來勸知圓暫時離開紅蓮寺。甘瘤子明知卜巡撫遇救，定要把紅蓮寺付之一炬的，他便好從中挑撥知圓，說是呂宣良、紅姑一班崑崙派的人，存心與知圓為難，好使崑崙派的人自相仇殺。果然柳遲、陸小青等一千人救醒卜巡撫之後，搜查寺中，除在地室裡搜出二□多個青年男女屍體外，一個和尚也沒有拿著。卜巡撫也是恨極了，當下就發令舉火燒紅蓮寺。燒罷，帶著陸小青、柳遲回衙。細問二人的來歷，打算盡力提拔二人。柳遲再三推辭，說父母在堂，本身沒有兄弟，不能不朝夕在家侍奉。卜巡撫□分嘉狀他能孝，只得由他回去。陸小青原是沒有職務的人，就跟著卜巡撫，後來官也做到了參將。柳遲雖家居侍奉他父母，然就因呂宣良差他救卜巡撫的事，和知圓一班惡僧結下了仇怨，加以甘瘤子、常德慶等與崑崙派有夙嫌的人從中構扇，也不知鬧過了多少次風波，費了多少力，才將鐵頭和尚知圓拿住正法，至於兩派仇怨，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消失。不過在下寫到這裡，已不高興再延長下去了，暫且與看官們告別了。以中國之大，寫不盡的專人奇事，正不知有多少人？等到一時興起，或者再寫幾部出來看官們消遣。